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

# 采用国际标准的中国经济学才能获得国际认同

本报记者 刘迪

十年以后，中国高校将会进入高度的“生源竞争”阶段。这一点，现在已经初见端倪。到那时，你如果跟学生说“我们校园有多大，有多漂亮”，可能就不管用了。管理与文化软实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其中包括“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教育、人文教育与诚信教育的能力。



一个人不论走得多远，他的起点总归虔诚地守在那里。洪永淼——一个经济学界响当当的名字，却从不敢忘故乡厦门翔安勤劳本分的耕读家风，并把它解读为：“读书耕田都要老实本分，耕田时踏实肯干，做学问也需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来不得半点虚假。”

厦门大学是他学业和学术事业的起点，一切从1980年秋，16岁的洪永淼迈进厦大物理系的那一刻开始。如今，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教育部首批社会科学“长江

学者”讲座教授、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也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光环背后，是一个经济学人谦为人师、勤以治学的本分。

故土难离，母校情重。今天，作为厦大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两院院长，他砥砺前行，只为探索一条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改革与转型之路。转型永远伴随着“阵痛”，对于寻找出路的人而言，掌声背后或许会有质疑声作伴，但也唯有如此才能不断修正前行的方向。

2016年12月，世界著名经济

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偕同夫人为厦门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设立“邹至庄经济学教育基金”。有人问邹先生，为什么把个人积蓄交予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他的回答简单，更坚决——“因为我看好这块经济学教育的试验田”。

洪永淼主张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强调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提出管理与文化软实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教育发展之路？近日，洪永淼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 经济学并非只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叫做“经济发展”

文汇报：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经初步核算，2016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

值达7441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邹至庄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谈到过这个数据，他的观点是：“我们不必过分执着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绝对值。不论6.7%，还是6.5%，数字本身都并没有那么重要。其核心还是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看老百姓切身的生活体验是好还是不好。”邹先生多年来从事数据

研究，却也会道出这般感性的理解，同为计量经济学家，您是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的？

洪永淼：经济学并非只是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叫做“经济发展”，其维度要更广一些，包括经济增长模式、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生态环境、生活质量、幸福感，等等。其实，这是经济学常识，但在实际中却很难把握。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GDP

增速上面，中国GDP增速曾长时间保持在平均9%以上，如今降到6.7%，而美国的GDP增速通常只有2-3%，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可谓全速前进。于是，有些人不免沾沾自喜。但若比较两国人均GDP，恐怕又会得出另外的结论。

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而不是要素投入，其增长看似“低速”，但经济附加值却是相当大的。以苹

果手机为例，美国企业设计，中国企业组装生产，然后再运回美国销售。中国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中大概只分得4%左右的增加值，而美国企业则拿走了60%左右的利润。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增长。单位要素、特别是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增加值相比发达国家要低很多。

(下转4版) →

← (上接2版)

津者寥寥。民国以降，王世铤崛起，然未能形成规模。至郑诵先、王遽常这一代，稍稍有所改观，而到“文革”结束，书法热兴起，章草才出现了第三个高峰。

## 史学：矢志不渝

吴晓明极其推崇王遽常先生的学术。他说：“王先生以经学、史学、诸子学著称，又以书学、诗学名世。先后任职于无锡国专、光华大学、大夏大学。1938年，无锡国专迁至上海，先生任教务长，并任迁沪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教授。建国后先生任职于复旦大学，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先生一生之道德文章，可用二语概括之，曰‘硕儒’，曰‘国士’。先生早年得唐文治先生授

经学、理学，一以唐公之学为楷模，所谓‘茹经门下称魁首’是也。后又问学于梁启超（任公），任公评后儒于孔学解说纷纭，多语繁而密要，乃以‘修己以安人’一语教之。先生奉此教而疏经义、论诸子，撰秦史，至于学问淹博而谨守不失；六十余年后，‘犹无以易此也’。故先生之学问文章，堪称硕儒。”

王遽常少有令名，十余岁便开始学史。《自传》中提到：“我少时趋庭，吾父喜言项王事。及救赵，士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地云云，为之气动色涌；至垓下之败，又为之呜咽流涕。问出何书？乃授以《史记菁华录》，读之，如厌饥渴。此为读史之始，大半能成诵。久之，请益，又以《纲鉴易知录》授之，曰：此非善本，然便初学，如益以陈鹤明纪，则贯彻始终矣。阅时应注意书眉标题，如《箕子叹象箸》，《甘棠之诗》，《曹

刍论战》等。父每夜必饮周公百岁酒，我旁侍，即举标题问之，或五六，或九十，能尽举其辞则喜。不独明史事且富典实，法之善也。不一年而毕，此我鸟瞰全史之造端也。”

20岁时王遽常尊父命考取无锡国专，得到唐文治等先生的传授，学业大进。因为学校得到北洋政府资助颇丰，且学生出路较好，可担任中央政府部曹，可任各个省县的知事，也可任大中学教师，又免食宿费且提供奖学金，故而录取仅仅24人，应聘者却多达1500人，其中不乏两鬓斑白者。王先生回忆当时正在答题，不料“旁坐一鬚髯者屡顾我，每顾则疾书”，他深恐答案雷同，便改写古体字，“于是顾者微叹，卒曳白而去”。

谈王遽常先生史学成就必然提到《秦史》，其《自传》提到为何要做此鸿篇巨著的原因：

尚史犹言上古之史。我大慕之。及入国馆之明年，忽于常州冷摊得之，为之喜不欲寐。虽据摭《绎史》，无所增益，然剪裁排比，事迹联属，语意贯通，特为创格，是可取也。于是有三代史之尝试。

于夏，仅成夏礼可征稿二卷。于商，于纸上材料外，多取地下材料，如殷墟甲骨等，及罗振玉、王国维诸家考证，先后成世纪、本纪若干卷，伊尹、仲虺二卷，人表一卷，典坟志一卷等，虽有发表，然粗具规模而已。虽实不中声，乃来不虞之誉，王国维先生谓其友孙德谦先生称为王三代，虽一时戏言，尤足使人惭汗也。

语云：知子莫若父。吾父独谓三代史体大，非汝才所能胜。

无已，其秦史乎？秦结三代之局，乃其史自古无专著。汝能为之，明二千年建制所由，补十七史断代之缺，亦盛业也。我且愧且喜，然犹虑秦史之未尝

不体大，仍非轻材所得而胜也，拟先为长编。忆倪涛为六艺之一录，发家人为助事，因于暑假中，出故书数十种，分与弟妹侄男女阅之，不问解与不解，凡遇秦字即录，不二月，得抄本十余册，虽芜杂，然翦榛摘秀，于秦事盖少遗佚矣。因据之作纪传文若干卷。不意军阀内战频仍，长编初本，毁于兵燹，而傅纪复失轶于迁徙。幸长编清本犹存，复据以补苴焉。尝以示孙德谦教授，教授时已病，犹乐为之序。

2000年复旦大学哲学系举行王遽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会上宣布，哲学系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协作出版先生的遗著《秦史》。编纂秦史稿凝聚了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辛劳，矢志不移。无锡国专的校友曾在先生去世后把出版《秦史》作为他的两个遗愿之一，这一遗愿已经完成。